



# 提安哥:回望肯尼亚,凝视非洲大地

□邱华栋

20世纪涌现的非洲作家,如索因卡、阿契贝等人,不同于欧美作家在小说的语言和形式上努力创新,而是将他们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土壤里,表达和反映的也是民族国家的社会现实的困境、奋斗与希望。从非洲北部的埃及,到中部的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再到南非,一些在全世界获得了影响的非洲作家,持续地以他们巨大的努力,在20世纪后半叶贡献出一个个独特的文学世界,将一个觉醒的、独特的、充满了魅力的非洲文学带给了世界。

肯尼亚的恩古吉·瓦·提安哥也是这样一个作家。在长达50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在长篇小说、剧作和文论、散文创作方面都取得了成就,写下了大量作品。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肯尼亚是如何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又如何陷入了内部的文化和族群冲突。作为一个作家,即使他后来长期在美国生活、养病,也从来都是将目光投向了肯尼亚,并深情地凝视着非洲大地。

1938年,恩古吉·瓦·提安哥出生于肯尼亚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的父亲娶了4个妻子,一共生了28个孩子,恩古吉·瓦·提安哥在家里排行老几,很长时间连他自己都搞不明白。后来他终于记清楚了,他是他父亲娶的第三个老婆的第5个孩子。这么一个大家庭,真是家大业大,父亲要支撑整个家庭,非常劳顿。在恩古吉·瓦·提安哥幼小的记忆里,一般家里每天只吃一顿饭,这顿饭一般都是晚上吃,白天全家都忙着去弄食物。

恩古吉·瓦·提安哥幼年在英国传教士办的小学上学,在学校里学习了英语。他自幼就对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上中学之后,他阅读了狄更斯、司各特、斯蒂文森等英国经典作家的大量作品,这些作品充分地打开了他的想象力,给他的未来带来了憧憬,他梦想今后能当一个作家。

中学毕业之后,恩古吉·瓦·提安哥进入到乌干达的马赫雷雷大学深造,在英文系读英语文学专业,这是他进一步接触英国文学的绝佳时机。在这个阶段,他深入学习了英国文学,对英国莎士比亚以降的伟大的文学传统了然于心、耳熟能详。

1962年,恩古吉·瓦·提安哥创作了戏剧《黑色隐士》,1968年正式出版了这个剧本。这出戏剧的主人公雷米,是一个走出了封闭的肯尼亚部族生活的年轻大学生,实际上就是以恩古吉·

瓦·提安哥本人的经历来摹写的。雷米大学毕业后,处于一种两难的选择中,要么回到荒野上的部族里,去娶死于反对殖民者战争的哥哥遗孀,从而成为部落的领袖,要么就留在首都内罗毕,成为一个“黑色隐士”,因为在首都内罗毕,即使你是个城里人,但部族文化依旧制约着每一个人。最后,雷米回到了家乡,娶了哥哥的遗孀彤妮为妻。但是,因为两个人没有感情,最后,彤妮自杀。

1964年,恩古吉·瓦·提安哥前往英国利兹大学攻读学位,回国后在内罗毕大学任教,担任非洲语言文学系主任。1977年,他因为反对肯尼亚政府的英语强制教育而被逮捕,获释后前往欧美生活多年,一直到总统莫伊下台之后,才回到了肯尼亚。

1998年,因为身体健康原因,他旅居美国,进行治疗和修养,仍旧笔耕不辍,不断有新作品发表和出版。最近一些年,作为非洲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的作家,他多次被纳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名单里,成为最可能获奖的非洲作家。

提安哥于1961年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大河两岸》。不过,这部小说却在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孩子,你别哭》(1964)出版之后才问世。紧接着,1967年,他又出版了长篇小说《一粒麦种》,这两部互相有联系、可以当做长篇三部曲的作品,构成了他文学生涯第一个阶段的重要成果。

《大河两岸》是一部小长篇,翻译成中文只有12万字。小说描绘了大河奔涌,水系众多的肯尼亚的自然环境与外来传教士文化与本土的部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小说背景是在1920年代,在小说中,男主人公被送到了教会学校学习,但是他却对祖先留下来的各种宗教仪式感兴趣。

《大河两岸》中,一共呈现了三种势力,或者说三种选择:乔舒亚代表基督教文明势力、卡波奈代表肯尼亚吉古裕人的部族传统文化,维亚基代表依靠现代教育,想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走一种现代非洲之路。小说就在这三种力量的纠葛中,艰难地探索着非洲走向未来的路。

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孩子,你别哭》出版于1964年,篇幅不大,只有中文10万字。小说里故事发生的背景在1952年“茅茅”运动兴起的肯尼亚,围绕着被白人强占的土地问题,展开了叙述。小说中的人物主要有两家,一家是穷人恩格索一家,另外一家是依附白人地主的黑人富商贾克波一家。

我发现,恩古吉·瓦·提安哥深受莎士比亚的戏剧结构影响。在这部小说中,作为小说中的张力结构,还有一

条副线,就是穷人恩格索的儿子恩约罗格和富人贾克波的女儿木哈吉的爱情,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在“茅茅”运动为背景的大时代动荡里,显得具有合理性和冲突性,带有悲剧的深沉力量。

恩古吉·瓦·提安哥从一开始写作,就将英国文学的传统与肯尼亚的当代现实接续了起来,创作出一种我称之为“精确现实主义”的小说。他的大部分作品不魔幻,不神神鬼鬼,也不装神弄鬼,而是扎实地书写了现实,塑造了人物,描写了场景,刻画了细节,还有精心地写了对话。即使是心理活动,也是非常符合逻辑的。这是恩古吉·瓦·提安哥区别于其他几位非洲著名作家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一直到2006年他出版的长篇小说《乌鸦奇才》才使用了魔幻和怪诞的手法。

1967年,恩古吉·瓦·提安哥刚刚从英国利兹大学回到了肯尼亚,就出版了第三部长篇小说《一粒麦种》。这部作品与他前两部作品相比,篇幅增大到中文18万字,是他三部长篇小说中最厚重的一部。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有10多年,讲述了从1952年肯尼亚发起的“茅茅”运动第一次举事,到1963年12月12日肯尼亚独立之间,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事情。

这部小说的回忆和意识的流动,内心独白和不断重现的过去的场景,都使作品带着贴近人物内心的真实感,让人觉得很贴切。这部小说,应该是触及到了更为复杂的肯尼亚的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深度。他从两个方面来审视自身,将自我的灵魂放到了涉及到出卖和背叛的道德、人性的拷问层面,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深度。

## 三

恩古吉·瓦·提安哥在1970年代的写作呈现出了更为丰富的面貌。这个阶段的写作,深受法国黑人文化理论家弗兰兹·法农的理论影响。

法农在1967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黑皮肤,白皮肤》。文章主要论述了黑人在被殖民之后,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和语言,在自我意识上的异族化。恩古吉·瓦·提安哥由此发展了自己的观点:非洲国家在取得了自由独立的地位之后,并没有取得文化身份和心理上的真正独立。由此,他主张回到非洲人的意识本身,甚至强调用非洲人自己的语言写作。这与他1967年回到内罗毕大学任教之后,将英语文学系改造成非洲语言文学系的行动本身,有直接的关系。

恩古吉·瓦·提安哥一直是小说、戏剧、文论三驾马车并行的。1970年,他出版了三个独幕剧构成的剧本集《明月此时》,收录了《明月此时》《叛逆

者》《心灵的创伤》三部剧作。197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文论集《回家》,收录了他10年以来所创作的文论、社会时评和演讲稿。

1975年,他出版了小说集《隐居》,其中收录了《十字架下的婚礼》《非洲再见》等三篇小说,讲述的依旧是殖民主义者带给肯尼亚的复杂经验,主题和故事并不新鲜,他在前述几部长篇小说中都有涉及。

1977年,提安哥出版了自己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血的花瓣》,可以说这是这个阶段最为成熟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的叙事结构和《一粒麦种》有些相似,塑造了四个人物:学校校长、教师、小店主和妓女。这四个人都与一件谋杀案有关。通过这四个人的回忆,肯尼亚在1963年独立之前和之后的社会现实立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1978年,他创作了戏剧《当我想结婚时就结婚》,是用吉古裕语写成的。

提安哥后来离开了肯尼亚,但他依旧是在一刻不停地回望着肯尼亚,凝视着非洲大地。身处西方的强势文化之中,教书、写作、演讲,他可能感受得更加复杂一些。他接连出版了多部用吉古裕语写作的长篇小说:《德目·基马蒂的试验》(1976)、《十字架上的恶魔》(1982)、《纳亚巴的手枪》(1986)、《马达加里》(1989)。这些长篇小说后来也都翻译成了英文。

1990年代之后,恩古吉·瓦·提安哥短期回到了肯尼亚,1998年移居到美国纽约,在那里休养身体并治疗疾病。

2006年,68岁的恩古吉出版了他篇幅最大的一部长篇小说《乌鸦奇才》,英文版有768页,中文有40万字左右。这部小说成为了他后来屡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依据。

在小说中,恩古吉·瓦·提安哥想象了一个非洲国家,这个国家叫做阿布利里亚。这部带有荒诞和魔幻色彩的小说,显示了他对非洲当代现实的忧虑,比如艾滋病的泛滥,比如对世界银行的依赖。不过,作品中漫画似的人物形象的处理,降低了他过去的那种现实主义的精确描写的力量,而且,篇幅长,不够精致。不过,因为这部小说,人们发现恩古吉·瓦·提安哥的创作能力还很强。

最近一些年,提安哥开始撰写英文回忆录。2010年出版了第一部《战时的梦:童年的回忆》。2012年,回忆录的第二部《在阐释者家里》出版。恩古吉·瓦·提安哥接下来会继续写他的这个多卷本的回忆录,一直到生命的终点。而在过程中,他也一直在回望肯尼亚,凝视着非洲大地。